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语境下二战后俄罗斯侨民小说创作

B.阿格诺索夫 杨姝蕾译 李英男校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 莫斯科)

提 要：与第一浪潮的侨民文学研究相比，战后俄罗斯侨民文学一直以来受到的关注和研究较少。与苏联文学中的时代英雄主义描写不同，第二浪潮俄罗斯侨民文学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几年的祖国生活的故事为主时，却努力揭示其悲剧性的另一面，体现出一系列个性化特征，其中很多优秀代表作家的创作极大丰富了俄罗斯文学的版图。

关键词：二战后俄罗斯侨民文学；主要作家；题材

中图分类号：I512.06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境外俄侨新增了大量的前苏联战俘以及法西斯占领一部分苏联领土后被抓到德国进行强制劳动的一些年轻人。他们一旦进入了美军和英军占领区的难民¹营，就不急于回国了。因为他们知道，那样的话他们会被视为叛徒，或者至少是二等人。新侨民中也有少数在某种程度上曾与德国人合作的附敌分子。据不完全统计，1952 年仅西欧国家就有 45.2 万苏联移民，美国在 1941—1950 年期间接受了 54.8 万俄国侨民。²

战后第二浪潮侨民中有不少才华横溢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在苏联期间就开始从事诗歌和小说的创作，另一些人是在难民营开始写作，而且组建了文学小组，开展文化教育活动。这群作家的文学倾向不尽相同，然而共同的命运、友谊及相似的创作主题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形成“第二次浪潮”的创作骨干。如果说十月革命后第一浪潮侨民文学当今几乎全部回流到俄罗斯，并得到相当深入的研究，那么流亡文学和第二浪潮文学是近年来才成为俄罗斯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宝藏。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学者中存在一种观点，即第二浪潮没有像十月革命后 1920—1940 年间的侨民那样为俄罗斯文学提供文学创作的杰出范例。这一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然而，应该看到，战后侨民及流亡作家也有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如果不去研究这些作品，那么 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不可能是完整的。

就小说创作来说，如果说俄罗斯第一浪潮侨民文学的叙述对象是革命前的俄罗斯的话，那么第二浪潮的作家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几年祖国生活的故事，并以此充实了俄罗斯文学。

2 第二浪潮俄罗斯侨民作家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

与苏联作家不同，出于某些原因，侨民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们，在苏联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当中有不接受当局残酷政策的知识分子，有对集体农庄的现实感到失望的农民，也有在不同年代无辜遭受迫害的俄罗斯普通百姓。

这一特定时期在苏联文学作品中几乎清一色被描绘成一个英雄主义时代，而侨民作家却努力揭示其悲剧性的另一面。第二浪潮的著名小说都有相似的主题，都描写了主人公超脱思想禁锢、克服偏见和恐惧、逐步走向新的属于全人类的道德境界的过程。在树立新的世界观之前，小说人物往往要历经困苦，经受各种磨难，徘徊在“两颗星之间”（《两颗星之间》是列昂尼德·勒热夫斯基为自己的一部中篇所取的书名，非常准确生动。）

2.1 纳罗科夫的小说创作

俄罗斯第二浪潮侨民文学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尼古拉·纳罗科夫（Николай Нароков，真实姓氏为马尔琴科，1887—1969）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深入揭示永恒的主题，展现善与恶的角斗，表达道德与精神价值必将胜利的信心，相信人类终究会获得同一性（聚和性）。

纳罗科夫有三部小说《虚值》（Мнимые величины, 1952）、《不去任何地方》（Никуда, 1961）、《我可以！》（Могy!, 1965）。³ 这三部小说都涉及自由和道德、善与恶，以及人类为所欲为的问题，强调了人的个体价值。这些命题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思想很相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体现在纳罗科夫文学作品的各个层面。

《虚值》是纳罗科夫的处女作，为他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虚值》基于近似侦探小说的情节和悬念，强化了道德与非道德之间的冲突，小说意欲弄清主宰世界的究竟是爱还是权欲。小说中的叶甫列姆·柳布金在某个小城市领导内务部（契卡）的工作。他声称，所有崇高的目标只是一些诱人的空话，是所谓“锅上的雾气”，而“真实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一亿八千万人屈膝顺从，为了让每个人都知悉，他没有任何价值！……就连他本人也要清楚：他的价值是零，他是一个空的位置，在他上面有的是人……服从！这才是现实！”然而，情节的发展证明，把暴政思想立为宇宙的主要准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柳布金最后发现他的“理论”才是“锅上的雾气”，从而他转向《圣经》所提倡的爱邻人的思想。小说结尾描写了柳布金的转变，促使他转变是几位高尚的人物，包括年轻女性叶芙拉丽娅·格里高利耶夫娜和她的邻居索菲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大娘。这些外表柔弱、天真，甚至有些荒唐可笑的女性，却坚信“以人为本”，“万事始末在于人”，相信人靠直觉可以走向对善的感悟。

作者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复杂的镜像系统展现道德论争的微妙细节，增添了小说的多面性和心理深度。此外，被广泛引入叙事结构的不同人物的梦境、他们所讲述的象征性寓言和童年回忆等在小说文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勒热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俄罗斯第二浪潮侨民文学另一位重要的作家是列昂尼德·勒热夫斯基（Леонид Ржевский，原名列昂尼德·杰尼索维奇·苏拉热夫斯基 Леонид Денисович Суражевский，1904—1986）⁴。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莫斯科度过的，莫斯科的形象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其中有一本书的标题为《莫斯科故事》（Московские повести）。

1941年7月1日，苏拉热夫斯基在副博士论文答辩后立刻上了前线。在战场上，他协助汽车队冲出包围圈时，触到了地雷，苏醒后不幸成为德军俘虏。战争结束之时，这位未来的作家正在离慕尼黑不远的医院里接受治疗，医生们断言他只能活2—3周的时间了，幸亏其妻子阿格尼亚·谢尔盖耶夫娜·希什科娃（Агния Сергеевна Шишкова）找到了他，把他从死亡的魔爪救了出来。这些真实故事构成了小说《感谢您给我们光明…》（Слава Тебе, показавшему нам свет, 1960）的部分情节。

1949年，作家在《刻画》(Грани)杂志发表了第一部中篇《从掩体走出来的女孩》(Девушка из бункера)，获得了布宁的好评。1963年后，作家的后半生是在美国度过的。在这里，他完成了几部长篇小说，包括《两行时间》(Две строчки времени, 1976)、《吉娜》(Дина, 1979)、《向日葵暴动》(Бунт подсолнечника, 1981)等，以及中篇《流星雨》(Звездопад, 1963—1983)等作品。此外，还有一些文学研究著作——包括《创作语言解读：文艺学问题与分析》(Прочтение твор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анализы, 1970)，《通向创作语言的顶峰：文艺学文章与评论》(К вершинам твор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и отклики, 1990)以及一系列学术文章。

《从掩体走出来的女孩》(1950—1951)后来改写成长篇《两颗星之间》(Между двух звезд, 1953)，这是勒热夫斯基第一部长篇小说。从此，战争与俘虏问题成为作家始终不变的主题。小说在结构上分为篇幅不等的两个部分。较大的篇幅详尽讲述了中尉阿列克塞·扎里亚日斯基与卫生指导员米丽萨的爱情故事，两人在围困中相遇，在战乱中走散，后来双双被俘，却一直在执着地寻找对方。作家通过这样的情节，力图完整地展现战争的多面性，同时又开拓了他创作的主题思想：爱情是人性的最高体现。小说的第二部分题目为《沃洛佳·扎伯金的日记》(Дневник Володи Заботина)，与第一部分情节仅仅在形式上有一些关联，重点描写另一位22岁的爱国青年沃洛佳的精神探索，最后沃洛佳随同大多数战俘被遣返回国，展现出比阿列克塞更为典型常见的悲剧性命运。

勒热夫斯基的成就还在于对战争极为客观的描写，大量展现了法西斯集中营里对战俘的暴行和党卫军的兽性，几乎每个章节都能看到饥饿、严寒、伤寒等夺去千万人性命的言简意赅的描写。这种客观性在多年后肖洛霍夫的短篇《一个人的命运》、沃罗比约夫(К. Воробьев)的中篇《上帝呀，这是我们》(Это мы, Господи)、肖明(В. Семин)的中篇《“OST”胸章》(Нагрудный знак “OST”)等苏联文学中才开始出现。

作家无情地鞭鞑在集中营里担任警察、宿舍长或卫生员的那些俄罗斯人，揭露他们像党卫军一样百般虐待、折磨俘虏，向德寇告发自己人，不去照顾病人，而是勒索病人。如果有人想转到较暖和的营房，就必须向这些家伙行贿等等。

同时，还有另一类俄罗斯人——集中营指挥官科热夫尼科夫和普林克，医生卡姆斯基和莫塔林等。按照当时的苏联法律，他们可能被视为同德国当局合作的附敌分子，其实他们的用意是想改善俘虏的生活、挽救成千上万人的性命。勒热夫斯基认为，即使在无法忍受的环境下，生活依然充满着爱，有其小小的快乐和日常生活的琐事。

小说中的德国人形象也是辩证复杂的。用一位朴素的俄罗斯妇女安娜·伊利因尼奇娜的话来讲，“德国人，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作者完全认同这句话。小说中有三个德国人(库尔特、埃里希和韦伯)，他们被情感和良心所动，理解俄罗斯房东的爱国情怀，甚至给他们借用收音机来收听莫斯科的广播。沉默寡言的韦伯尝了一口房东淡淡的菜汤，便一言不发，给安娜·伊利因尼奇娜送了一块熏肉吃。当许多德国官兵挨门挨户地掠夺农民口粮的时候，另一位德国医生舒斯特为生病的俄罗斯农民接诊，并很有自尊地谢绝了农民送来答谢他的食物。

小说中的俄罗斯人形象，无论是主人公，还是次要人物，也同样分为两种人——一种以理智为主，另一种则以心灵为主。作家最为珍视的是心中充满基督教伦理的那些人：他们同情所有人，不管其社会地位、民族属性及其他特征如何不同。作者最喜爱的米丽萨对被游击队员杀死的德国哨兵和苏联当局枪毙后扔在路边以教训其他人的逃兵，都表现出同样的怜悯心，认为他们都是“可怜儿”。阿列克塞·扎里亚日斯基又进一步发挥说：“毕竟是人嘛，不应该扔在街上。”“米丽萨从来不用官方的陈词滥调。在任何情况下，她是听从内心做出

决定，在扎里亚日斯基看来，这些决定总是正确的，不打任何折扣。”相反，作家最不同情的是狂热分子，不管他们是俄罗斯人，还是德国人。

作为知识分子，作家关注的重点是经常内省的人物。他们被迫要在“两颗星之间”做出戏剧性的选择，反复思考着由来已久的俄罗斯问题“怎么办？以后如何生活？”“好吧，布尔什维克就算是敌人，但是扎里亚日斯基和戈培尔是同路人吗？这样能走多久？归根结底，能是同路吗？怎么办？要在不可思议的迷宫式的事件和人际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真是一个不得其解的难题。”这就是折磨着扎里亚日斯基、使其痛苦不堪的思虑。“一面是白色五角星，另一面是红色五角星。红色意味着死亡，而白色呢……”这是另一个人物——普林克的忧虑，作者在此句后面加了意味深长的省略号。

勒热夫斯基，如同苏联作家列昂诺夫（Л. Леонов）（《入侵》，Нашествие）以及后来的格罗斯曼（В. Гроссман）（《生活与命运》，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想告诉读者，卫国战争，即使在不喜欢布尔什维克的人群中，也会引发爱国主义热潮。勒热夫斯基认为，德寇的入侵伤害了俄罗斯人的自尊，在沦陷区，民众对德寇的敌视不断增加，爱国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

总体来看，爱国主义情怀和夹在“两颗星”之间的悲剧构成了勒热夫斯基小说所反映的主要矛盾。在政治层面，作家没有看到摆脱这种境遇的出路，而在个人层面，他认为，其出路正是爱情。把焕然改变人生的爱情作为主题、善于运用叙事抒情自传体等这些特点，使得勒热夫斯基小说比较接近他的老师——布宁（И. Бунин）的创作。爱情同样是《感伤故事》（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ая повесть）、《岩石上的两个人》（Двое на камне）等中篇和长篇小说《吉娜》的主题。《吉娜》的主人公即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位年迈的画家，他与年轻的俄侨吉娜相遇之后，感到体力倍增，创作活动进入了高潮。吉娜在同这位情趣高尚的画家皮埃尔（又名彼得·彼德洛维奇）及其朋友们的密切交往中，对主人公渐渐地产生了爱情，使她恢复活力，走向新生。这部小说，如同勒热夫斯基的多数作品一样是以恋人分手为结局的。这或许是短暂的离别，也可能是两人从此分道扬镳。叙述者将临别前片刻的沉默视为一种无声的交谈，但不是二者彼此之间的交流，“而是同某个第三者在交谈，这位第三者手中拿着一幅时间的三联画，展示了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不同时代的碰撞与情感的永恒是小说《两行时间》（Две строчки времени, 1976）的主旨。小说中，躁动不安的女主人公是作家所描绘的一系列俄罗斯人物中的最后一个，这些悲剧性或戏剧性的人物都在努力寻找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却始终一无所获。这一主题贯穿着短篇《半打天才》（Полдюжины талантов, 1958）、《越过海峡》（Через пролив, 1961）、《马林果酱》（Малиновое варенье）、中篇《来自莫斯科的小伙子》（Паренёк из Москвы, 1957）、以及长篇《向日葵暴动》（Бунт подсолнечника, 1981）等作品。

勒热夫斯基小说中，客观化人物所缺少的清醒思考，由叙述者来做弥补。正是这种文本特点让我们断定，叙述者的功能不只是工具性的，作者通过叙述者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勒热夫斯基后期作品中，叙事者是一个“沉思的老头儿”（小说集《栅栏外》，За околицей），或是一个静心观察世界的哲学家，年龄和阅历把他推向人生的高处，面对“富有智慧的老年时光”（这是作家晚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深感自己应该对周围人的命运、进而为世界未来的命运负责。

勒热夫斯基所攻读过的文学专业为他的作品打上了特殊的文人烙印。他非常喜欢引用奥维德、普希金、巴丘什科夫、布宁、沃洛申及一些现代作家的名句做题词，小说中的人物也经常会提到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小说文本引入了潜在的或直接的引文，包括诗歌，其中部分诗句出自作家本人笔下，但更多的来自其他作者。勒热夫斯基引用诗句的用意与格林卡不同，他主要是借助诗歌为叙事文本增添抒情色调。

2.3 索洛维约夫的小说创作

战争主题也体现在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 1906—2002）的《士兵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солдатская, 1954）以及米哈伊尔·索洛维约夫的《战地记者札记》（Записки военного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1954）等作品中。⁵

《士兵的俄罗斯》重点反映了二战爆发初期的苏联国内生活和各阶层人民对战争的不同态度：一些人陷入了恐慌，一些人急不可耐地等待着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而另一些人的爱国主义意识被猛然唤醒，认为德国人是俄罗斯自古以来的仇敌。小说主要讲述了格里高利·萨波日尼科夫被应召入伍的故事，通过主人公的眼光展现了人民群众蒙受灾难的史诗般的画面。

米哈伊尔·索洛维约夫的《战地记者札记》讲述了二战前及二战初期的故事，塑造了苏联将领们生动鲜活的形象，他以富有幽默、又不乏敬重的口吻展现了其中一些将领根深蒂固的农民本色，而对另一些人则采取嘲讽的态度。其中，《久经考验的沃兹涅先斯基团……》（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полк бывалый...）、《丛林》（Джунгли）等再现了乌克兰爆发的大饥荒和军队镇压哥萨克村庄等场面。作者描写沃兹涅先斯基团的士兵们在指挥官的默许下，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自己的午餐分给饥肠辘辘的乌克兰孩童和老乡们，通过这些动人的情节表达了军民一条心的思想。《小战争》（既 1940 年苏芬战争）反映了鲜有人知的戏剧性情节，尤其引人注目。《札记》一直写到“大战争”（即卫国战争）的第一年，详细记载了战争初期首都莫斯科的状况（《我的莫斯科》，Москва моя）。

索洛维约夫另一部作品《众神默默》（Когда боги молчат, 1953）囊括了 1917—1945 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集中描绘了以苏罗夫大家族为中心的史诗般的生活画卷。大家族成员有家长季莫菲、他的妻子薇拉大娘以及他们的 19 个孩子，“这一家人虽是农民出身，却又不属于庄稼汉”。索洛维约夫将季莫菲最小的孩子、“小不点儿”马克的成长过程作为叙述重点。十月革命及国内战争开始前，幼年的马克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选择这种年龄段的目的，正如作家自己所讲，就是“要看一看，孩提时受到震惊的少年会怎样长大成人，下一段生活历程会把他引向何方”。

故事开头描写了一个富饶繁荣、以耕田为生的南方村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乡亲丧生阵亡，村里的人绝不想看到旧政权继续维系下去。革命爆发时，庄稼汉们将其理解为公正的新生活的开端。然而不久，小说中的人物，包括苏罗夫一家，都看到了旧秩序捍卫者和新秩序推动者双方的残酷行为。索洛维约夫写道：“内讧引发的相互残杀，像是一种瘟疫：一旦染上这种病，短时间内无法治愈。当初觉得，兄弟间的恶战不会持续很长，人们定会醒过来的。本来是兄弟嘛，又都是东正教徒，有什么可争的？但是事情却越闹越大，日子一天天地向前滚动，像脱粒机的石磨，沉重地压在人们头上，结束自相残杀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应该说，对国内战争如此辩证的评价只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以及后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两部巨著中才能找到。

在《众神默默》的第二部分，作者又通过一个人物之口说出俄罗斯人最近才开始认同的对国内战争的评价，并指明对国内战争的理解当初颇有简单化倾向：“白色运动……本来有不少内涵可以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增添一些亮点，而我们认为是统统用不上的，应该扔到垃圾堆去……”。不妨回想一下，正在索洛维约夫创作该小说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也在撰写《日瓦戈医生》，描写了主人公开始时热烈欢迎革命，尔后发现革命走向残酷对立、失去了灵魂，于是产生了排斥与反感等类似的思想历程。

《众神默默》的主人公马克有一段时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有关章节展现了“混乱时期成长的动荡的一代人”陷入“破坏性狂热”的境况，在激烈的辩论中如何一步一步地树立了一些可怕的原则，指导其未来的行动。这些内容对当代读者来说，是颇有吸引力的。其中有

关阿穆尔河畔修建新城的故事情节有力地揭示了宏伟计划与其非人道的实施办法之间的矛盾，否定了为了未来而牺牲大批人的性命这样一种建设原则。

索洛维约夫小说的第二部分描绘了卫国战争初期的混乱场面，同时又展示了普通红军战士和指战员的献身精神和英勇业绩，讲述了红军战士不顾重大伤亡向敌人后方勇敢进军的故事，也讲述了苏军官兵被俘后的命运。有关事实现在已是大家所熟悉的，在一系列苏联文学作品（如：沃罗比约夫的《死在莫斯科近郊》（Убиты под Москвой, 1963）、《上帝呀，这是我们》（1986）、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1988）、阿斯塔菲耶夫（В. Астафьев）的《被诅咒被杀死》（Прокляты и убиты, 1995）等等中都能看到。然而，值得一提的是，索洛维约夫的《众神默默》的创作早于这些作品，于1953年就问世出版了。

除此之外，战争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在德寇占领区法西斯统治下人民的艰难生活。迄今为止，不管是俄罗斯学术界还是文学界，对这个问题只是轻描淡写，偶尔才有所提及。

从小说第二部的头几页开始，作者就断言，“德国的道路同俄罗斯的道路是没有交叉之处的”。与此同时，在敌占区无依无靠、听天由命的几千万人还是需要活下去。16年后，类似的情节出现在苏联作家贝科夫（В. Быков）的中篇《索特尼科夫》（Сотников）中。

第二浪潮侨民文学所注重的“两颗星之间”的主题，原本是勒热夫斯基在同名小说中首次提出的，尔后又出现在什利亚耶夫（Б. Ширяев）⁶的小说《库捷雅尔橡树》（Кудеяров дуб, 1958）等作品中。索洛维约夫也提出了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却没有找到解决之路，他只是试图证明，对斯大林体制的挑战，不管是成是败，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众神默默》在美国用英文出版后，被译为多种语言，于50年代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⁷，1963年在纽约出版了俄文原文版。

2.4 菲利波夫的短篇小说创作

收录在文集《泰加林》（Тайга, 1952）中的谢尔盖·马克西莫夫（真实姓氏 Паршин），1916—1961）和鲍里斯·菲利波夫（真实姓氏 Филистинский，1905—1991）出色的短篇小说，先于索尔仁尼琴（А. Солженицын）和沙拉莫夫（В. Шаламов）开拓了俄罗斯文学中所谓“集中营题材”。《泰加林》共收集了15篇小说，介绍了古拉格体制，叙述了那些被逮捕、被审问、被好友出卖的人生悲剧（《囚犯历险记》，Одиссея арестанта），也讲述了押解期间三千人一起被赶到轮船底舱，途中可容纳25人的牢房里挤进107个人等艰难遭遇（《押解途中》，На этапе），描写了置人于死地的劳作（《钢琴家》，Пианист；《一百六十个百米标》，Сто шестидесятый пикет）等细节。小说内容既有人间悲剧和刻意侮辱他人的故事（《一个夜晚》，Одна ночь；《公爵小姐》，Княжна；《消遣》，Забава），也有讲述囚犯们的“幸福”时光和一些悲喜交加的遭遇（《剧院里》，В театре；《幸福》，Счастье）。在极端条件下兽性与人性之间的冲突和搏斗构成了小说思想的哲学基础，人生的崇高意义与日常现实之间的矛盾赋予了这些作品以悲剧色彩。

菲利波夫“集中营题材”的短篇小说在很多方面与马克西莫夫的《泰加林》相呼应。这些短篇塑造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的人物形象，一个个生动鲜活，且独具风格。从表面上看，这些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体现了共同的人类价值。例如，《母鸡》（Курочка）中几个善良的囚犯不约而同，对一只母鸡和一只老猫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Несть еллин ни иудей）里讲的是好邻居们共同庆贺佳节，先是犹太教的复活节，紧接着又是东正教的复活节。《说起爱情和嫉妒…》（О любви, ревности…）告诉读者，即便在集中营里，人们也会产生爱恋之情。

被监禁、关进集中营的现实打破了生活的基本准则，为日常琐事添加了悲剧色彩。对囚犯日常生活细致、幽默的描写凸显了结局的可悲与可怕。如，老母鸡的主人失踪被处决之后，

他这只宠物也因“伤心”而死去（《母鸡》）。小说《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中，囚犯们在复活节之际演唱圣歌时，东正教、犹太教、甚至楚科奇萨满教的信徒们团结如一，情绪高涨，紧接着又突然听到和蔼温和的阿加方格尔神父被枪决的消息，构成小说的悲剧性结尾。尽管如此，作家通过许多小说的结尾或开头的风景描写，表达了对生命延续不断的信念。

晚年，作家再次回到集中营题材，发表了短篇小说《在原始森林中》（В тайге）、《爱情》（Любовь, 1965）、《〈舞姬〉主题曲》（Мотивиз “Баядерки”, 1970）、《快乐》（Радость, 1971）等四部小说。这些作品有别于其早期小说，语言极为简洁，但又保留了菲利波夫创作的典型特点，即对复杂性格的兴趣，表达了对生活的感恩，把生活视为通向善与爱的苦难之路。作家生前出版的总结性的《作品选》（Избранное, 伦敦, 1984）将这些短篇冠以《十字架与十字路口》（Кресты и перекрестки）总标题是很有道理的。

2.5 乌里扬诺夫的历史小说

尼古拉·乌里扬诺夫（1904—1985）的历史小说在第二浪潮侨民文学中占有独特地位，可与苏联作家多姆布罗夫斯基（Ю. Домбровский）的《杰尔查文》（Державин）等作品相比肩。乌里扬诺夫坚持认为，历史小说是“学术性作品”（参看随笔：《有关历史小说》，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омане），其主要任务不是虚构，而是重塑某一时代。这一思想体现在他第一部历史小说《阿托撒》（Атосса）⁸中。该小说在二战期间就已开始着笔，完成于1952年。

小说题目取自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之妻阿托撒王后，她经过神秘的探寻，在一个年轻的斯基泰人身上找到了真爱，但其恋人不久阵亡，她又很快失去了爱。这是一条虚构的叙事情节，然而小说的成功并不在此，而是来自作家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对大流士一世征战斯基泰人这一段历史惟妙惟肖的重塑。小说中描写大流士一世一直打到欧亚两大洲的边界，但并没有获得胜利。早前相互敌对的斯基泰各部落此时团结起来，将大流士一世的军队引诱到草原深处，使其最终溃散。乌里扬诺夫认为，斯基泰人是俄罗斯人的先辈，他们是为了捍卫独立而战的。作者同情斯基泰人，虽然并不掩饰他们的缺点，而大流士一世以及他的将领和波斯统治下省长官在他笔下则是背弃了自由理念、残酷压迫各民族人民、权欲熏心的统治者。通过这部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乌里扬诺夫不仅是一位对相关历史时代了如指掌的行家，还是一位文笔成熟的作家。小说中主要人物（大流士一世，富有浪漫情怀的商人尼科季姆，他曾幻想借助斯基泰人来解放其故乡古希腊；大流士一世诡计多端的文官阿格拉依；被俘的斯基泰美男子等等）的形象以及对战争的描写都十分生动鲜活、栩栩如生、富于表现力。书中尽管各种历史名称繁多，但作者的语言通俗易懂，简洁明朗。

乌里扬诺夫第二部小说《天狼星》（Сириус, 1977）涵盖了1914—1917年2月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展现了“号称‘俄罗斯’的祖国大轮船”是如何沉沦的。乌里扬诺夫将这一历史灾难归咎于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幻想小说《太阳》（Солнце, 1958）受到扎米亚京（Е. Замятин）的《我们》（Мы）和奥威尔（Дж. Оруэлл）的《1984》等作品的影响，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命运、对与文明相伴的各种威胁的思考。描写狂欢节所引发的鲁莽行为的《曼托瓦之夜》（Мантуанская ночь），揭露毫无意义的斗牛表演的残忍性的《公牛先生》（Синьор Торо），追述白驼鹿走向灭绝的《最后一只》（Последний）等作品也体现了同样的思考。

3 结束语

第二浪潮俄罗斯侨民文学犹如人迹罕至的大陆，本文只是做了简略介绍。2013年，笔者编辑出版的第二浪潮侨民文学选集《从虚无中奋起》（Восставшие из небытия）⁹收录了48位俄侨作家的作品，但未能列尽第二浪潮所有作家。由上述可知，绝不能说20世纪40—60年代俄罗斯侨民文学浅薄，甚至趋向衰落，相反，这一时期的侨民文学为当时鲜有杰作的苏联文学提供了良好的补充。

附注

1 ДиПи (即 DP , Deplaced Persons), 指的是在二战期间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的无国籍人员, 这里把这部分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译为流亡文学。——译者

2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 Vol. 37. — N.Y., 1993. - P. 525.——原注

3 《虚值》于 1990 年莫斯科出版,《我可以!》于 1991 年莫斯科出版。——原注

4 作家的一卷本《两颗星之间: 长篇、中篇以及短篇小说》于莫斯科大地运动出版社 2000 年出版。

5 索洛维约夫的《众神默默。小型战争》2017 年在莫斯科由“21 世纪俄罗斯社会研究学会”出版社出版。

6 该长篇收集于什利亚耶夫单卷本文集, 题为《库捷雅尔橡树》, 于 2016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7 《众神默默》, 香港: 友联出版社, 1955 年, 作者: 迈克. 克罗维夫 (Soloviev)。译者: 舒壮怀。

8 《阿托撒》已于 1993 年在莫斯科出版。——原注

9 弗拉基米尔 阿格诺索夫. 从虚无中奋起. DP 以及第二浪潮侨民文学选集[M]. 圣彼得堡: 阿莱西娅, 2017.——原注

参考文献

[1]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International Edition[Z]. Vol. 37. N.Y., 1993.

[2]Соловьев М. Когда боги молчат. Малая война[M]. Москва: АИРО-XXI, 2017.

[3]Агеносов В. Восставшие из небытия. Антология писателей Ди-Пи и второй эмиграции[M]. СПб: Алетейя, 2017.

Russian Émigré Post-war Literature (Novellistics) in the Context of 20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V.Agenosov, Trans. By Yang Shu-lei

(Griboyedov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Economy, Moscow, Russi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wave of Russian émigré literature, the second wave of émigré and DP literature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in researching studies. Different from the Soviet literature describing the heroism of the era, while telling the life stories about Russia on the eve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during the war and in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war, the second wave Russian émigré writers usually focus on tragic sides. Russian émigré post-war literature presents a series of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a lot of outstanding writers have greatly enriched Russian literature.

Key words: Russian émigré post-war literature; writers; subject matter

作者简介: B.阿格诺索夫 (1942—), 男,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教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美国俄罗斯院士协会通讯院士,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荣誉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 俄罗斯文学; 杨姝蕾 (1993—), 女,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李英男（1942—），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2020-03-01

[责任编辑：刘 锐]